

## 第四十六章 三人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人行，必有我師。

範閑、小皇帝推著四顧劍，安靜地離開了大青樹，沿著長長的直道，走入了東夷城內最繁華的街巷之中。先前一直在青樹下稍息的旅人們，早已經被驚的四散離去，慢慢將先前看到的那一幕，傳到了很多人的耳中。

此時，還沒有太多人發現這位坐在椅輪上的殘疾人究竟是誰，四顧劍是東夷城的神祇，自然沒有多少凡人見過。街上的行人，隻是覺得這三個人的組合有些奇妙，兩個很清俊的年輕人，推著坐著輪椅上的殘疾人，看樣子不像是來進貨出貨的客商，也不像是慕名前來的旅遊者。

範閑沒有理會周遭的眼光，隻是安靜地推著輪椅，目光很自然地落在四顧劍的肩上，腦後，細細回味著先前那一刻，大青樹下所感受到的宗師境界。

他是一個愛好學習的人，當年押送肖恩返回北齊，也不曾忘了在途中向肖恩請教朝政之事。雖然他與四顧劍之間難言恩仇，關係複雜無比，極為微妙，可是既然這位大宗師願意向自己袒露這種境界，給他一個參詳的機會，他當然不會錯過。

哪怕四顧劍這個舉動的背後，隱藏著凶險的殺意，範閑依然不肯錯過，或許僅僅是這東夷城中的一天，他願意把四顧劍當成自己真正的老師看待。

三人中，就隻有北齊小皇帝的處境有些尷尬，她似乎是四顧劍的客人，但實際上隻是範閑手中的人質。此刻又像是純粹地伴遊，她無法體會四顧劍與範閑之間沉默地心意互通，隻能有些無奈地旁觀無語。

離開大青樹之後，四顧劍便再也沒有提過那些玄妙的字句，範閑也不再向他認真請教，二人就像是忘了先前說過些什麼，想要做些什麼，隻是安靜而自在地在東夷城裏逛著。在周遭人們的注視目光與竊竊私語聲中行走。

正如四顧劍所言。有很多事情隻能意會，不能言傳，既然如此，多說無益。便不再去說。

走了一段時間，範閑或許是發現了小皇帝的不自在，微微笑著望了她一眼，輕聲說了幾句什麼，小皇帝冷漠的臉上浮起一絲很牽強的笑容。

四顧劍帶著兩個晚輩。去了一些已經有些破舊的建築。那裏是很多年前葉家發跡的所在，如今卻早已轉了用途，住在裏麵地人們，肯定想不到當年地天下第一商。曾經在這些房間裏生活過。

範閑知道四顧劍想告訴自己什麼，想影響自己什麼，卻一直保持著沉默。直到最後經達當年葉家的玻璃坊，他才輕聲開口問道：“您後來已經成為了東夷城的守護者。為什麼葉輕眉...我的母親，會和五竹叔兩個人離開。”

範閑知道那段曆史，葉輕眉與五竹主仆二人離開東夷城後。沒有進入四周地諸侯小國，而是不知從何處探出了東夷城南、澹州城北。那片蠻荒原始森林，陡峭懸崖之間的一條道路，直接去了澹州。

那條道路似羊腸。似天階。極難行走。但終究是條道路。三年前的大東山之事，燕小乙便是借助這條道路。偷遁五千親兵圍住了大東山。事後，不論是慶國還是東夷，自然對這條密道投注了無窮的熱情與警惕，雙方在這條道路的兩頭布下了重兵。

範閑不關心這條道路，他隻是關心當年葉輕眉為什麼會離開東夷城。因為在州地海邊，葉輕眉遇見了皇帝陛下，父親大人，陳萍萍那老家夥，從此開始了南慶四人幫地輝煌生涯。

“我那時候剛剛占取了城主府，劍廬剛剛開廬。”四顧劍坐在輪椅上，冷漠說著，但冷淡的話語裏有些難以自抑的憤怒，“但你母親的離開，與我是否強大無關，僅僅與東夷城地強大與否有關...她的心很大，她要做的事情，必須依托一個更強大地勢力，才能在這個天下鋪展開去。”

四顧劍回頭看了範閑一眼，寒聲說道：“而在她看來，東夷城的力量不足以支撐她地想法。”

範閑沉默地推著輪椅，心裏明白了是怎麼回事。葉輕眉既然因為憐惜世人疾苦，而在東夷城選擇了現世及入世，那麼這位曾經散發無窮光芒的理想主義女子，一定會想方設法把這件事情實踐的更完善一些。

東夷城雖然地處海畔，聚集了天下地財富，但此地當年隻是大魏的一個屬地，在大陸上地地位並不如何顯眼，最關鍵的是，東夷城內的人們以行商為業，精明處有餘，執擥處卻是稍嫌不足，若要開創大局麵，用自己地理去影響整個天下，東夷城毫無疑問不是一個好地選擇。

“為什麼她不去北齊？嗯，就是當年地大魏。”這個時候，一直沉默地北齊小皇帝忽然插了一句話，引得範閑和四顧劍同時看了她一眼，她有些無奈地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朕總不能當一天啞巴。”

小皇帝之所以會沒有忍住問出這句話，原因也很簡單，在聽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身為北齊皇帝地她，幼年時對於當年的天下第一葉家，就已經有了極深刻的認識，對於那位姓葉的女子，更是有隱隱幾絲佩服，後來親政之後，一力與南慶江南內庫勾結，更是知道那個內庫會對一個國度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。

所以她很遺憾，很好奇，為什麼葉輕眉當年不去大魏，也就是如今自己的國度，如果她當年去了，也許範閑就生在上京城，也許北齊就不會像今天這樣艱難度日，當然，最大的可能是，世間再也沒有範閑這個人。

範閑笑了笑，在四顧劍之前解釋道：“當年的大魏統有整個大陸，乃是封建腐朽勢力最集中的地方，雖然說革命應該去最困難的地方。但實際操作起來，卻是很不現實地。當時南慶已經與西胡征戰多年，國勢初見起萌之態，卻隻是偏居一隅，不怎麼引人注目，加上慶人性情開放剛烈，更容易接受新鮮的事物。所以母親當年選擇南慶，並不怎麼出人意料。”

這一段話說完。小皇帝皺著眉頭。不悅地搖搖頭，心想這說的是些什麼混帳話，怎麼朕明明每個字都明白，加在一起卻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？

四顧劍看了範閑一眼。說道：“就是這個原因，她離開了東夷城，去了南慶...橫，她以為南慶那個世子爺會乖乖地聽她的話，待南慶一統天下之日。便是她改造天下之時...哪裏想到世子爺最後也變成了人間一條真龍。豈會容忍有人騎在自己身上。”

這位大宗師最後難以自抑地笑了起來，笑聲裏夾著幾分快慰之意。範閑心中微怒，冷冷地盯著他。

四顧劍根

意他的目光。冷漠加了一句：“我幼時嚐過人間無數次險些喪命。扶養我的仆人奶媽。不知道死了多少。所以一朝我大權在握，劍法初成，進入城主府之時，我便決意殺人複仇。卻被你母親阻了下來。”

“不過你母親既然離開了我東夷城，去了南慶，我自然就可以放手殺人。”四顧劍微微低著頭，說道：“一夜之間。我屠盡府內百餘人，一夜之間，我氣息大亂。境界始成。”

“當然。從那件事情之後。我和我的母親就斷了任何書信來往，就此陌路。”四顧劍輕輕地拍著輪椅的扶手。話語間不盡感慨，不盡怨恨，不盡凌厲。

範閑微諷說道：“不要告訴我，事情終究還是那麼俗，你不曾也是我母親的傾慕者之一吧。”

四顧劍嘲諷說道：“就算她長地再漂亮，能耐再大，在我眼裏，還是大青樹下那個小丫頭，我對於變態的事情沒有絲毫興趣。”

“我這一生，愛的隻是手中地劍而已。”

...

話不投機半句多，範閑能明確感受到四顧劍胸中積壓許久的那股怨意，或許是一種被拋棄後的孤獨感覺，或許是這位大宗師看準了葉輕眉令人心痛的結局，卻無力改變什麼。

四顧劍三次遠赴南慶皇宮，意欲行刺慶帝，卻因為皇宮裏那位從不現身的宗師級高手釋勢，而灑然歸去。因為他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賭注，他地生命代表了東夷城內無數的生命，可是他依然去了南慶，僅此一點，便證明了他地強橫。

為什麼四顧劍要行刺慶帝？以前的世人，或許是認為在南慶地威逼之下，東夷城如風雨之中的鳥巢，隨時可能覆滅，所以這位用劍地大宗師才試圖用個人地強大武力，去改變曆史的進程。

但今天聽了這麼多故事，看了這麼多葉輕眉在東夷城留下的痕跡，範閑的心裏忽然湧起了一個不一樣地念頭，或許四顧劍要去行刺慶帝，隻是因為他憤怒於慶帝沒有保護好葉輕眉

三個人漸漸又變得沉默起來，範閑總不可能因為四顧劍行刺皇帝老子而向他表示感謝，小皇帝也不可能在那兒自顧自地說朕今天遊玩的很愉快，四顧劍的神情也變得有些凜然不知喜怒，二人不敢去打擾他。

輪椅在東夷城的街道上碾壓著，咯吱咯吱作響，十分清脆清楚，似乎可以沿著長長地街道，一直傳到盡頭的海港，甚至傳到那些海船之上，再被這些船帶到這個世界陌生的其它地方。

範閑霍然抬首，雙眸裏清芒微現，掃視著四周。將他從沉思中驚醒地，正是身下那清晰地有些可怕地咯吱之聲，此時是白晝，他前兩天觀察中，應該是東夷城內最熱鬧的時候，賣貨地商人，遠來的旅人，觀光的客人們都會這裏擁擠以發出嘈雜的聲音，為什麼此時，四周變得如此安靜，竟連輪椅的咯吱響聲，都能傳出去那麼遠。

他看著眼前的這幕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臉色微微發白，心頭無比震驚。在他身旁同時推著輪椅的北齊小皇帝，臉色也微微變了，雖然她這一生曾經見過無數次這種場景，可是今天忽然遇見了，依然感到了驚駭莫名。

街道上空曠無一人，甚至連一點紙屑也沒有，有的隻是青青的石板，一塊一塊地拚接至遠處。

所有的商人旅人，都擠在了街道兩側的屋簷下，跪在了地上，對著幹淨無比的街道正中伏拜，紋絲不動。

小皇帝知道這些異國的子民拜的不是自己，拜的隻可能是輪椅中的這位大宗師，她忍不住用疑問的目光望向四顧劍的肩膀，此時方才知道，原來四顧劍在東夷城子民心中的位置，竟遠比一位皇帝更為崇高。

沒有軍隊壓製，沒有開道，所有的人隻是主動地拜伏於地，向輪椅中的四顧劍行禮，就像看著他們心中的神，慢慢地走向街道的盡頭。

天下所有人都知道這位大宗師要死了，東夷城內的人們沒有多少人見過這位大宗師的真面目，但這兩年裏，依然難免惶恐不安。

尤其是今天真的見到了輪椅中的大宗師，東夷城子民的心頭生出無盡傷感，他們知道就是輪椅上的這個殘廢之人，用手中的劍，守護了自己的財富，自己的自由，自己家宅數十年的平安。

他們的心中甚至生出了一股羞愧，覺得這麼多年，都在劍聖大人的庇護下生存，是一件多麼可恥的事情，劍聖大人累了，也老了。

神祇漸漸老去，終將滅亡，就如此時街道對麵的那輪太陽，總有一刻會沉入無盡的黑暗之中。

...

看來是大青樹下的一眼瞬間，終於傳播了開來，驚動了整個東夷城內的人們。他們知道劍聖大人終於出廬，並且來到了他們中間，所以他們才會拜伏於地，心生傷感，做這次最後的告別，表達自己的感恩。

範閑看著這一幕，心裏卻有些微妙的疑惑，為什麼這些人知道輪椅中的人就是四顧劍？來不及思考，他已經感覺到了四顧劍瘦小身體內所散發出來的強橫氣息，是一種拒人與千裏之外的氣息，是一種絕然冷酷的氣息。

與這長街兩側萬民伏拜的感傷模樣，完全不和諧的一種氣息。

範閑沉默，知道這位大宗師是在給自己上第二堂課，沒有用語言，隻是用行動，用這長街之上令人震驚感傷的一幕，告訴自己，要晉入宗師境界，不止要脫了衣服，更要棄了感情。

不是無情，四顧劍對這座大城的感情隻怕已經深到了極處，所以才會表現的如此冷漠無情，對於世俗裏人們投注過來的情感，有些不屑一顧。

“感情是很寶貴的東西，但也是很廉價的東西。”四顧劍說出在長街之上的第一句話，“你若對某件事物有情，便更要不能被這份情所控製。”

“而這一點，則是你母親最大的問題。”

範閑和小皇帝若有所思，推著輪椅，在萬眾膜拜的目光中向前行去，輪椅的咯吱聲越來越響，越來越刺耳。

然後輪椅停在了一座美侖美奐的建築之前，正是昨日範閑來過的城主府。

“我們來這裏做什麼？”範閑很恭敬地問道。

四顧劍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我隻是想回家...然後順便教你最後一課，殺人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